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二十回 翟雲峰義送月娘 韓搗鬼路濟玳安

十年多難與君同，幾處移家遂轉蓬。
白首相逢征戰後，青春已過亂離中。
行人杳杳看秋月，歸馬蕭蕭向北風。
汴水楚雲千萬里，天涯此別恨何窮。

卻說吳月娘小玉，因尋孝哥到了東京。寄食在給孤寺，與蔡太夫人為伴，吃那些寺中米粥，不覺一年有餘。妙趣打聽著他師兄妙鳳。已還俗嫁人去了，自己又回清河，只落得月娘在京。各處打探，並不見孝哥蹤影，月娘幾番要死，又怕孝哥還在，因此柔腸牽掛。待要回家，那得盤纏。況且沒有妙趣領著，路上如何行走。因此愁成一病。正遇瘟疫大行，東京之人，十死七八。幸虧小玉捧湯捧水，過了一月，才得平復。那蔡夫人又病了，八十餘歲的人，又沒人服侍，月娘終日替他煎湯捧飯，倒像服侍公婆一般。可奈老人命壽已盡，到了半月以上，嗚呼哀哉。

這夫人生經宦地多榮貴。老死空門少子孫，一時間忙的個寺里長老心焦，沙彌步急。說道這夫人又無子女親戚，棺郭衣衾，從何而來。忽然想起他家總管翟雲峰，先同蔡太師流貶在江西，後來把他取回正法，翟雲峰替他收葬完畢。因金人亂了東京，就投在張邦昌衙門裡，做了個書辦依舊體面起來。決不知他家太太在寺中，快使人傳與他知，必然來此照管。即使小和尚找到府前，問了他家，叫開門，雲峰見個和尚，只說是化緣的，才待問他，只見他說蔡老爺家太太在寺裡故了。這翟雲峰雖久在權門，也還有些人心。即忙取出幾兩銀子，帶在身邊，往寺裡去。長老接著，細說一遍，才知道太夫人已住了數年有餘。到了延壽堂中，老夫人停在床頭，穿著破布百納的直裰，項下一串菩提子數珠，面色如生，如坐化的一樣，不覺悲啼流淚。焚香叩拜已畢，取出十兩銀子，買口鬆板壽器。忙了二日，把太夫人送葬於寺後，待太平再回自家墳墓。到了送葬之時，見有婦女二人扶棺痛哭，翟雲峰身披重孝，不及細問。喪事已畢，細問長老，蔡宅經此抄籍，全沒親戚在京，此是何人，哭得痛哀的好不急切。長老細說道，是前年有一清河縣人，說是他丈夫舊日做過提刑千戶，來此找尋兒子，不能回家，和老夫人在此作伴，已近二年了，因此悲痛。這翟雲峰一聽，說清河縣提刑千戶。就想到西門親家是我好友。莫非有些來歷？又不知大亂以後，他家消息如何。因請月娘出來，要面謝送喪之情。

月娘原不知是翟雲峰，只得出來相見。雲峰行禮拜謝，因問月娘何事到此。月娘眼淚雙垂，因說係清河縣千戶西門慶妻吳氏，自先夫死後，止有一子，因遇亂分離，聞說擄在東京，一路尋來，得遇老夫人收留作伴，就如母子相似，同居年餘，今日他老人家拋撒去了，怎麼不痛。如今夫人既去世，我是個外路婦人，也不好在此久住，只得別尋去路，又沒個男人，如何回的去。說著，落淚如雨。雲峰聞言已畢，上前深深一揖道：「老盟嫂，不知我就是翟雲峰。當初西門親家在世，俺兩人如親兄弟，義比雷陳。怎麼知道今日老嫂你流落到此地。既然相遇，一切事俱在小弟身上照管，今晚便使人接過去那邊住著。」月娘也就如久旱逢甘雨一般，上前又謝了。雲峰一揖回去。到了家中，和老婆說了一遍，他甚是慘。說：「這等一個富家，如今妻離子散，在個寺裡吃粥。你使迎兒先去看了，再自己去迎他來家住幾日。送他回去，得個伴才好，只找不出這個伴來。」翟雲峰極有道理，打掃一個院子，一間淨房，安置月娘不提。

卻說月娘見了雲峰，不免喜出望外。和小玉商議說道：「只怕他是京師人，做個虛體面，如肯來照顧就好了。」小玉道：「如今人有良心的少。一個應二花子，日日受咱的恩，到了難中，還不肯借出一個錢買個饅饅給孝哥吃。休說人生面不熟的，一個京裡人，當初韓道國家閨女，結的是乾親家，如今小愛姐回去另嫁了，和咱什麼著急的親。」一言未盡，只見一個盤頭的丫頭，捧著一盒大米，又是一盤點心、一盤豆腐乾。進來給月娘磕下頭去道：「俺奶奶待來看大奶奶，天晚了，明日使轎子接過去。」月娘忙忙的收了。賞了他五十個錢。說：「多多拜上。」丫頭去了。明日雲峰的娘子坐了一頂小轎，又抬了一頂空轎來接月娘。進的寺來，先使丫頭來說，月娘迎了出去。見翟雲峰娘子四十餘歲，白淨面皮，腰粗背厚，胖大身體。上穿著天藍雲緞衫子，下係白綾拖地錦裙子，兩隻小小鞋兒，說的一口京話，滿面和氣。進來討要行禮，月娘不肯，平拜了。小玉前頭問長老討了茶來吃了，即時請月娘同行。親家長，親家短，一似熟了幾時的一般。月娘只得去謝了長老，同小玉上轎往翟雲峰家來。雲峰在門首迎候進去，作了揖道：「親家只管放心住，我一邊去找公子的信，一邊打探有上臨清的船，好送你回去。只要個伴去，我才放心，不然我就使人送，也不打緊。」月娘千恩萬謝。雲峰不好相陪，辭別出外而去。有詩贊雲峰義氣：

莫道長林霜雪深，一枝猶有歲寒心。
平原好客知誰是，多半悠悠行路金。

翟大姐和月娘吃了茶，就炕前放下八仙桌子。知道月娘吃齋，兩碟甜食，米糖黏的茶葉，兩碟細果，龍眼核桃。大娘子使篋送過來，月娘也沒動，就是四大碗素菜，一碗油醋燒的白菜，一碟醬炮面斤，一碟油的水茄，一碟炒香椿，兩盤油餛飩，又是兩大碗蒸的粳米飯，一道粉湯。月娘吃了飯，小玉自去廚炕上吃去了。飯畢，大娘子讓月娘子過東屋後，一個獨院子，三間正房，一個葡萄架子，好不清雅。鋪設的桌椅床褥，件件俱有。月娘看看翟雲峰家光景：

宅院兒不大不小，還有富貴家風。器皿兒有舊有新，多是亂離置買。水山雖倒，門前車馬尚崢嶸；綿力猶存，眼底人情多樸厚。雖然僕役權門使，猶勝衣冠陌路人。

月娘每日與翟大娘說些閒話，才問道韓家孩子，為甚麼著他回去了。翟大娘笑道：「親家，你還不知道這丫頭，一家沒個有良心的。他爹因沒兒尋妾，托著親家送將來，抬舉他的金釧釵環，四季衣服，大皮箱盛著。因他老子來京投托，他爺連忙拿出五百兩銀子，著他開個銀鋪。不想因宅理老爺，有了本參著貶了。他知道俺家有了事，就拐銀子和女兒連夜去了。那件待他不好來。」月娘說遇見他在金兵的船上，和他娘在一處。翟大娘道：「這人終不得好，一處無恩，百處無恩。就是金兵，也是個人，將來還作下了這裡。」

閒話不提。卻說翟雲峰忽聞的宗元帥文書到京，要張邦昌上江南，請孟太后和這大小宮人，並宮中器皿都要上船，大船以外，少說也得百十隻中號船。翟雲峰想了想，和船家講了艙口，不拘那個船上，送月娘到臨清。離家百餘里，就是他家清河縣了；又是官船婦女，極有體面。再沒有這個機會了，忙來和月娘商議。月娘恨不得一步到家，找尋孝哥的信。忙忙謝了，翟雲峰原有體面，又歷練事體，就和管船太監說明，在第十二隻宮人船上，給了一個艙，連米都是艙公的，做了五兩銀子。月娘還有幾根簪子，這一向也盤費了許多。取出兩個金戒指，重五錢，金頂簪二枝，重九錢。叫翟雲峰去打發船錢。翟雲峰那裡肯收。道：「小弟說窮了，也還僱的起個艙。著你使錢，不如我不管了。」月娘只得收回。

到了臨行之日，擺了一桌素菜；與吳月娘換了一身細絹素衣，小玉換了布襖；送上了十兩雪花紋銀。翟大娘子親送到月娘船上。千恩萬謝，灑淚而別。宮人上完了船，等太后的座船到了，才隨後次第而行，如魚貫相似。張邦昌的大官船，吹打放炮，押後緊隨。月娘去了半月，離臨清三百餘里，忽然來報，金兵從山東濟南破城了，來臨清要截取太后宮人的船。嚇的艙公不敢前進，就從小河口有一條湖水通淮河，改了路，不走臨清，上宿遷溧陽一路而去。這月娘又不敢上岸，怕遇金兵，只得隨船南去，再作商議。正是風飄蓬轉隨南北，人似鴻飛少信音。

按下月娘南去不提，卻說玳安自西門慶托夢，說是月娘在東京給孤寺。要來京找尋，又到薛姑庵裡問信，留了話。那聾婆子聽了，口說玳安起了身，其實玳安各處探問，還沒起身。及至月娘行後，又到庵裡去找，聾婆子又說月娘妙趣一路去東京找你去了。這玳安才往東京一路而來。正是茫茫大路，密密人煙，哪裡去問。玳安真是個義僕，若是別人，有了那宅子裡五百兩銀子，那裡成不得人家，還來尋那主母做甚麼。

離臨清去了幾日。正行間，忽見金兵河上擄人，玳安走的又睏又乏，那裡去躲。說不及話，被番兵趕上，叫他跟馬，不敢不跟。他心裡安排到夜間走了罷，不料夜間和拿的這些蠻子，一條鏈拴著，交給一個頭上人。若去了一人，那十人俱死。因此走不脫。到了天明，只見一個番將，坐在帳中點名，打扮的好不齊整。玳安看了看，不是別人，這不是韓二搗鬼麼。他做了賊，幾時又投了金兵，做了將官？心裡又喜又怕。喜的是撞著熟人，不肯擄了我，說的他心軟了，必然放我。怕的是前番叫我入伙，和他做賊，我半路裡走了，他又撞著我，一時怒了殺我，可怎麼處。正自尋思，把頭扭著，只推著不見。那韓二早認的他了，笑道：「你不是玳安麼。」玳安忙陪笑跪下道：「我又來央及你了。我因俺家主子沒有信，我怕你留我，才偷走了。如今主子在東京，要去接他，你千萬看些舊情。」韓二故意道：「我好好留你入伙，要依我說，如今做官了，你自己去了，今日又落在我手裡。」把牙咬著道：「拿去殺了罷。」嚇的玳安磕頭沒命只叫：「韓爺饒命罷，千萬看俺韓大孀子面上，他老人家從來待的我好。」只這一句，韓二忍不住嗤的笑了。跳起來道：「你道不害怕，怎麼就是這個嘴臉。」一把扯起來道：「我哄你哩。」嚇的玳安只管笑起來。韓二拿了一壺酒，一塊羊肉給他吃，那裡吃得下去。玳安才和韓二說，他因月娘孝哥不見了，找了一年，才有了信，在東京給孤寺裡，如今要去接他去。不為這主人的舊恩，那裡不是吃飯處，我還求不出你這引進來。韓二聽了點頭說：「你還是個好人，這也不枉了西門官人養你一場，我擁撮你去罷。」即向荷包裡取出一錠銀子來，有四兩多重，送與玳安。道：「你往東南去，怕明日打圍，別人撞著你，再不能勾脫身了。」玳安才謝了，把羊酒吃畢，如游魚脫網，抱頭而去。

不一日到了東京，問了給孤寺，長老說月娘在翟雲峰家接了去。又到雲峰家問信，他認的玳安，連忙待了酒飯，才說：「月娘去了一月有餘上臨清下船，你快去趕。」這玳安長歎了一聲，只得且出東京，奔回舊路。正是：北斗星稀，水底連天十四點。南風雲杳，月中帶影一雙飛。

未知玳安趕上月娘，何處相見。